



天方书话

——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

葛铁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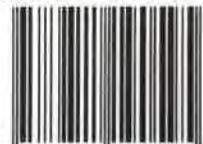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苗丽媛

ISBN 978-7-81119-059-5



9 787811 190595 >

ISBN 978 - 7 - 81119 - 059 - 5

定价：58.00 元

I371.09/2

2007

天方书话

——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

葛铁鹰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葛铁鹰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1119-059-5

I. 天… II. 葛… III. 文学研究—阿拉伯半岛地区 IV. I 37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8546 号

TIANFANG SHUHUA

天方书话

——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

葛铁鹰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34.75

字 数 624 千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写在前面

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将鸣谢之辞放在后面，可我一提起笔最先想到的是要感谢一个人。因为没有这个人，这本书不会存在。他就是我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级教授朱威烈先生。上个世纪最末一年，朱先生见我发了两篇探讨《一千零一夜》和纪伯伦作品早期汉译的文章，出于汲引后进，建议说如果材料充足可以开个专栏。于是就有了“天方书话”——一个以议论中国人特别是文化名人与阿拉伯文学的关系和介绍阿拉伯古今名著及其汉译为主要内容的专栏。五六年时间，写得好坏不去管它，总算在朱先生鞭策下坚持了下来。2006年初，焕然一新的《阿拉伯世界研究》的办刊方针与理念有了变化，更加注重中东重大问题和国际关系等领域深入系统的学理探究。因此我也就比较识相地主动退纒，关闭了专栏。现在自己将专栏中发表过的部分文章以及在其他刊物发表的几篇，加上新近写成的近50篇文字凑成一个集子，呈献在读者面前。

我想感谢朱先生，不单单是他着意提携晚学，破例给我辟出一个可以连续发表文章的专栏，更重要的是他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这个人生性散漫，内心深处最想做的事就是全国各地四处游走，说不清为什么，只要人在乡村野外，身心就觉得特别舒服自在。面打从我这只以前一直把偶尔写写文章或翻译一点阿拉伯文学作品作为副业的鸭子，被朱先生赶上了架，好像生活中有了一个正业，心比以前定了许多。过去买书看书的盲目性也少了，开始有意识地去读与专栏相关的书籍并为此查阅收集了相当数量的资料。再后来，与这个专栏同时，也是在朱先生的鼓励下，又在他主持的刊物上连载“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写了十几期。记得朱先生后来对我说：“你的心不要旁骛了，今后只做介绍、翻译和研究阿拉伯古籍一件事就行。”自此，脑海中乌苏里、克拉玛依、阿拉善、雅鲁藏布……虽仍常常勾引着我，想着想着就会站起来；但也频频浮现出《天方书话》完成后的《天方诗话》、《天

方史话》……以及《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文史卷》完成后的“地理卷”、“综合卷”……想着想着又会坐下去。我深知，这后一条路是十分漫长的，十有八九到死都走不完。但我也非常明白，人生无非就是一个走路的过程，其间如果心里总还有些正经事让你惦记，走起路来的奔头和劲头，终归比没有它们时要大些。为此，我由衷地感谢引导、提携和砥砺自己走在这条路上的朱威烈先生。

借此机会，我也向热心支持本书出版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面世。在这里出书，本是偶遇机缘，但定下之后却联想起：首师大也是我的母校之一。中学时，原来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已经更名，毕业证书上盖的章是：北京师范学院（首师大前身）附属外国语学校。母校从未忘记我们，每逢大庆总招呼我们回去看看。特别怀念的是，首师大乃真正哺育过我的母校——两年时间里吃饭不用花自家钱。在这里出书，有点缘分。

其实类似的一点点联想，很多时候也是所谓书话的一种写作手法。书话一般不去对某一本书甲乙丙丁地做全面介绍，也不去议论书的弘旨大端，这也是它与书评的主要区别。相反，从一本书联想到一点有意义或有趣的事情，而且这本书根本没有或很少被别人提起，那就可以当做书话来写一写。

在中国，书话自古有之，但它成为文体品式的一种，当自唐弢起，特别是在他1962年将自己过去写的关于书的文章结集出版、题名为《书话》以后。近些年我国出版的书话类作品比较多，间或也成为读书界的一个话题，甚至引起一点关于书话界定的争论。一派看法是：凡是与书有关联的，不论是述说书的本身，还是写由书引发出去的论辩，都属于书话——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平民化书话”。另一派看法是：书话拟是一种怀旧文字，主要是钩沉老版本，最好作者本人就是藏书家；书话要注重介绍书的版本、流布和传递状况，最好是鲜为人知的；作者要文笔清俊、平淡、朴实，写出的东西很有趣可供人解颐，最好带出文人（当然是大文人）的趣闻逸事；书话类书刊装帧要精致，里里外外要弥漫书卷气，最好附有珍稀版本图录——我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贵族化书话”。

尽管我真的不知道这种界定的意义何在，但骨子里是倾向于前者的。把书话搞成象牙塔，甚或钻进“最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刊”的牛角尖，那它很快就要成为濒危物种了。只要是围绕书，姚黄魏紫，云卷云舒，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不好吗？当然，平民化的好写，贵族化的好看，也是事实。另外我还以为，如果人们能够利用好书话这种深浅有度、雅俗共赏的体式，结集时将其作为介于学术专论和普通读物之间的一种文本，内容相对集中在某一专题，使用非论文话语表述，以组合或系列的方式，把周知和鲜知揉为一体，令普通读者和学者皆可从中获益，那么它的价值和意义就会更大，生命力也会更强。

说到书话，人们免不了要提及现代书话奠基者唐弢的那句名言：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现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可以说唐弢此言，在书话写作者眼中不啻为“最高指示”，人人都想遵照执行。但四个“一点”和两个“给人以”总共六项要求，又岂是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必须坦白地告诉读者，本书虽然顶了一个书话的名，但您看到的文字，只能保证做到第1个“一点”，即一点事实，其他的即使有心修炼，修得正果也难。更要提醒读者的是，书名只是专栏名称的沿用，尽管内中文字也都是关于书的话，但至少从形式上尚算不得货真价实的书话，因为它不太符合人们对于书话的一个基本共识：以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为上。我写的东西偏长，可能看上去更像书话的孪生兄弟——笔记。所以有人说书话是笔记的笔记。笔记总是有些随意性和庞杂性，篇幅长短人们也就不那样介意。

书名应出版社要求补了一个副标题，我想他们提得对，总该让读者或购书者从书名即可一目了然地知道书的大概内容。鉴于书中大部分文章的触角探伸到中国阿拉伯文学接受史、交流史和译介史等方面，便基本定在“阿拉伯文学在中国”。加上一个“纵谈”，无非是想告诉大家本书不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这一专题的著作。“纵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毫无拘束地谈”，比较切合本书的实际情况。文章根据内容大致分为5辑，每辑各编了一个名字——这也是书话结集出版时的一个套数，但我不能保证篇篇都能对号入座。

第一辑“大师缘”，谈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大师级人物与阿拉伯文

学等方面的关系。事实上当我们论及中阿文学交流的时候，假如没有或者很少有他们的身影出现，总体分量便轻得多。相信其中茅盾早年翻译阿拉伯女性小说和朱湘翻译阿拉伯古诗等内容，未见人提及，最低限度未见人在“阿拉伯文学在中国”专题下提及。

第二辑“译介记”，大体为阿拉伯文学译介方面的拾遗补阙，大家谈过的内容一般就不再写了，除非有些新材料或者对别人的看法有异议。其中有点意义的是“中国人翻译的第1篇阿拉伯小说”，有点意思的是“中国人创作的阿拉伯寓言”。

第三辑“夜谈录”，专议“《一千零一夜》在中国”话题，其中“《一千零一夜》与中国章回体小说之比较”写于10年前，虽则浅显粗糙，但毕竟是中国人第1次进行这样的比对，因而也就收了进未。

第四辑“古籍钞”，全部关于阿拉伯古籍。这里我想多说一句。本书中曾提到一位阿拉伯著名作家，他在自己作品的“中文本前言”里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文学创作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而自己特别钟情这部被誉为‘阿拉伯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座丰碑’的三部曲。”当时读到此处，我真的忍俊不禁了，难道国人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新理念在国外也蔚成风气了么。由于这是我唯一多次见过并与之切磋过的阿拉伯作家，我决定向这位老兄学习，故而要说：在这一辑里，自己特别钟情很可能被有眼力的学者看成是当下学界一听就烦的“填补空白的”：《沙海遗珠：〈中国集〉——世界上第1部关于中国的诗集》，《造纸术西传中的中国女性》和《阿拉伯古籍中关于郑和船队的一段重要史料》。

第五辑“华夏情”，以介绍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笔下记述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作品为主。本书原想在中国和埃及建交50周年之际出了，多一点纪念意义，现在时间虽已错过，但既写了也就不愿废弃，它们至少可以反映中国人民对阿拉伯人民的真挚感情。另外，有两三篇与书话无关的文字亦滥竽于后，权当是自己的一个纪念吧。

目前，“阿拉伯文学在中国”这一专题，作为跨文化和中外文学交流等研究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也能看到一些相关论述。但总体上人们提供的可资佐证的文献，尚不足以充分展示该专题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的发掘爬梳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尤其是民国时期乃至更前期的。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够有幸被认为是试图补苴该专题研究纵向罅隙的一种努力，我会觉得时间没有白费。

还须一提的是，本书中抄录了4篇文学作品，即茅盾翻译的阿拉伯女性小说《凯尔凯勃》，中国人翻译的第1篇阿拉伯短篇小说《留信待取处》，也门作家的反映我国援外工人风貌的《中国之路》和中国人创作的阿拉伯寓言《亚拉伯的骆驼》。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原始资料一般读者难得见到，也不会专门去图书馆借阅，遂一并附于相关文章之后。

实际上，书话也好笔记也罢，抄抄录录总是少不了的，这也是其一大特色。最后，就秉承这一特色试以一篇较短的“书话”，作为结尾。

山西有个叫谢泳的学人，前两年写了本书，名为《杂书过眼录》，是典型的书话笔记类作品。他在自序的最后这样写道：

“今天的学术研究，已很少注意笔记式的研究，许多学者也不把读书笔记看成是学术工作，我只是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有一点兴趣，把自己看书过程中有过的一些想法写下来，也许这些感想会对以后的学术工作有所帮助。我还有一个私心，就是对于以往的学术工作，我们不能忘记，我写这册读书札记，也是想表达对前辈学者的敬意。”

他的这番话很能代表我此时的心境，只不过要把他说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改为“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史”就是了。

作者

2006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第一辑 大师缘

- 鲁迅与《一千零一夜》 3
——从《死魂灵》里的一个误译说起
- 周作人的天方夜谭情结 8
- 他不仅给国人送来了纪伯伦 22
——茅盾翻译的阿拉伯女性小说
附：凯尔凯勃
- 对此公我们不能吝惜笔墨 38
——中阿文学交流视野中的茅盾
- 为他献上一个花篮 45
——想起巴金捐赠的《天方夜谭》法文本
- 丰腴的弁言，精深的见解 48
——叶圣陶序《天方夜谭》
- 从《先知》到“小朋友” 56
——冰心与阿拉伯的一段缘分
- 三族同胞一出戏 65
——老舍/《国家至上》/回教文化研究会
- “是谁何时断片的梦境？” 68
——追忆揣摩徐志摩梦游埃及诗之旅
- 古文里吹出的阿拉伯风 78
——林纾翻译的《大食故宫余载》
- 三个源自阿拉伯的寓言 84
——胡愈之翻译的《东方寓言集》
- 胡愈之与冯宾符：我国中东问题研究的先驱 91
- 新月与番石榴的相会 98
——新诗才子朱湘翻译的阿拉伯古诗
- 叶灵凤笔下的“天方书话” 103
- 中阿比较文学研究的播火者——顾颉刚 111

● 中国人翻译的第1部阿拉伯学术著作	114
——刘半农所译《苏莱曼东游记》谈屑	
● 吕叔湘和《可怜的阿拉伯人》	119
——兼及劳伦斯的《沙漠革命记》	
● 由《埃及古代史》想到夏鼐	124
● 第二辑 译介记	
● 中国人翻译的第1篇阿拉伯小说	131
附：留信待取处	
● 中国第1个翻译《悬诗》和《安塔拉传奇》的人	137
——马宗融及其对阿拉伯文学译介的贡献	
● 徐卓呆和中国最早的《木乃伊》	144
● 中国人创作的阿拉伯寓言	147
附：亚拉伯的骆驼	
● 民国时期的《阿拉伯游记》	151
● 《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及其他	154
● 塔哈·侯赛因在中国最初的《日子》	161
——1947年马俊武所译《童年的回忆》	
● 一次未竟全功的可贵尝试	167
——马兴周和他的《阿拉伯故事丛书》	
● 中国对埃及现代作家群的首度介绍	173
——“仅供参考”中的《今日的埃及作家》	
● 《在咖啡店里》：第1部汉译阿拉伯个人短篇集	176
——兼谈未完成的“阿尔及利亚三部曲”	
● 一本既有益又有趣的历史小说	180
——《古代埃及孩子的一天》	
● 高山流水遇知音	183
——再说纪伯伦及其作品在中国	
● 关于梅女士的二三事	189
● 有这样一个“圈外人”	193
——闲话关注阿拉伯文学译介的杜渐	
● 译介时间·盗版本·禁书	198

——也说马哈福兹及其作品在中国	
马哈福兹作品在英美的译介	205
被遗忘角落的爱情	208
——来自索马里的《芦荟恋歌》	
无巧不成书	211
——阿拉伯第1部小说之新说	
沙比：永恒的流星	219
名门之后翻译的阿拉伯小说	226
——梅绍武与《灰烬的沉默》	
我为什么翻译这个“短篇”？	228
附：中国之路	
第三辑 夜谈录	
~~~~~	
无独有偶，妙趣天成 .....	239
——《一千零一夜》与中国章回体小说之比较	
新“天方夜谭” .....	247
——纳训《一千零一夜》全译本被剽窃	
河北少儿版《一千零一夜》序 .....	251
千夜之花谁先采？ .....	255
周桂笙和他的《新庵谐译初编》 .....	264
《天方夜谭》知多少 .....	272
——写在《一千零一夜》汉译问世一百年之际	
《一千零一夜》的中国变奏 .....	285
《一千零一夜》的中国变奏（续） .....	296
西洋千夜曲，难得几回闻 .....	300
——从庄裕安的《天方乐谭》说开去	
话说“十米长” .....	307
——收集《一千零一夜》中译本杂感	
信不信由你：她在中国有1001个名字 .....	314
“西方夜谈”里的《沁园春·雪》 .....	320
1851：并非一场空欢喜 .....	322
——绣像小说之《天方夜谭选》	

## 第四辑 古籍钞

- 沙海遗珠：《中国集》…………… 329  
——世界上第1部关于中国的诗集
- 造纸术西传中的中国女性…………… 333  
——贾希兹《客人列传》中透露的一个信息
- 阿拉伯古籍中关于郑和船队的一段重要史料…………… 340  
是史实还是传说？…………… 347  
——关于阿拉伯古籍中一段失实的史事
- 买回来的大师…………… 357  
——漫谈雅古特和他的《地名辞典》
- 《历史》的边角…………… 366  
——《伊本·赫勒敦历史》览后随感
- 同胞三俊士，青史共留名…………… 376  
——伊本·艾西尔和他的两个“同名”兄弟
-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中的穆斯林…………… 383
- 大历史与小故事…………… 389  
——关于伊本·凯西尔和他的《始末录》
- 伊本·西那论教育…………… 396
- 雾里看花说《香园》…………… 400
- 有歌自天方来…………… 407  
——关于阿拉伯古代歌诗的断想

## 第五辑 华夏情

- 1948：中国最早介绍阿盟的书…………… 423
- 中国第1本关于巴勒斯坦的专著…………… 427
- 商务印书馆的特殊贡献…………… 429  
——有感于“渝版手工纸”之《回教教育史》
- 空前绝后的红色急就章…………… 434  
——《我们和阿拉伯人民》
- 奇怪的《诗刊》1958年7月号…………… 437  
——“支持阿拉伯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增刊”

埃及灯的故事 .....	440
——兼说杨朔散文中的阿拉伯人物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 .....	448
——韩北屏及其《非洲夜会》	
战鼓声中有痴情 .....	455
——田间的《非洲游记》	
诗隔三十载，新旧两重天 .....	459
——从王独清的《埃及人》到谈微的《致埃及》	
珍贵的“埃及文学特辑” .....	468
一本险些见不到的书 .....	472
——惊读马寒冰的《尼罗河畔》	
两位新闻工作者笔下的散文集 .....	478
——《在埃及和叙利亚》与《埃及纪游》	
四才子的天方交响曲 .....	485
马坚及其《回教哲学史》 .....	501
笔耕不辍的“万国大总管” .....	505
——兼说加利博士几部著作的中译本	
谁烧了亚历山大图书馆？ .....	510
走进麦德布利书店 .....	5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过阿拉伯语吗？ .....	524
在利雅得逛市场 .....	526
茶香飘万里，茶诗出一源 .....	533
——话说中国绿茶在摩洛哥	

第一辑

# 大师缘





## 鲁迅与

# 《一千零一夜》

### ——从《死魂灵》里的一个误译说起

自从开始写“天方书话”，脑海里总有个想法挥之不去：既然这个专栏的大旨框定在通过搜罗资料和采访书籍，证明中国文化名人与阿拉伯文学之间存在的关系，那么其中如果没有鲁迅的出现，岂非一大憾事。于是便百计千方地试图让这位 20 世纪中国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家与阿拉伯相铰接，至于是否有穿凿之嫌也就顾不得了。

人们知道，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是以译介外国文学开始和终结的，即 1903 年翻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36 年逝世前 3 天撰写了《〈苏联作家七人集〉序》。而他翻译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果戈理的《死魂灵》，1935 年 2 月 15 日开译，同年 10 月 6 日译毕，至于原作第 2 部残稿，译就时间为 1936 年 5 月 15 日。他所翻译的这部世界文学名著，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典范，借用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话说，是鲁迅“一生翻译工作中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成就”。

但正是在这部小说翻译过程中，鲁迅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而且显然与阿拉伯有关。在该书第 10 章中的“戈贝金大尉的故事”一节里，他这样译写道：

他的周围忽然光辉灿烂，所谓一片人生的广野，童话样的仙海拉宰台的一种，您听明白了没有？（见《死魂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 年版，第 210 页）

如果读者尚不能从这句译文中发现错在何处，那么看了鲁迅为“仙海拉宰台”所加的注释就会明白了：

Sheherazade，“一千一夜”（或称“天方夜谭”）里的市名。（同上）

很显然，鲁迅把《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当作了一个地名。这一认识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描述，是为明显误译。由于鲁迅将这一节的